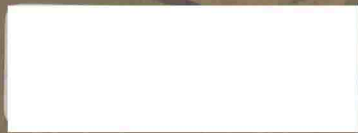


# 作为方法的“乡愁”

《受活》与中国想象

梁  
鸿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文学评论三部曲

# 作为方法的“乡愁”：

《受活》与中国想象

梁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方法的“乡愁”：《受活》与中国想象 / 梁鸿  
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086-5892-6

I. ①作… II. ①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451号

作为方法的“乡愁”：《受活》与中国想象

著 者：梁 鸿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892-6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但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这些江湖艺人，比我们自己  
还要短暂一些的人们，他们从早年起就被一个  
不知取悦何人而永不满足的愿望紧迫地绞榨着？  
它绞干他们，弄弯他们，缠绕他们，摆动他们，  
抛掷他们，又把他们抓回来；他们仿佛从  
抹了油的、更光滑的空气里掉下来，掉到  
破烂的、被他们无止尽的  
跳跃跳薄了的地毯上，这张遗失  
在宇宙中的地毯。  
……于是又一次  
那人拍掌示意让你跳下来，每当你不断腾跃的  
心脏明显感到一阵痛苦之前，你的脚掌  
就有了烧灼感，比那痛苦的根源更占先，于是  
你的眼里迅速挤出了一两滴肉体的泪水。  
虽然如此，却盲目地  
出现了微笑……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五首》

# 目 录

## 绪 论 回到语文学

一、重回语文学 / IX

二、文学作为“公共想象”的本质 / XV

三、作为方法的“乡愁” / XXII

## 第一章 时间

一、六月飞雪：“异”的象征世界 / 003

1. “六月飞雪”的今世前生 / 003

2. 重新开启历史 / 008

二、天干地支年：中国的轮回 / 012

1. 当“时间”成为问题 / 012

2. “轮回”：对现代性的批判透视 / 017

## 第二章 地点

### 一、受活庄 / 023

1. “村庄” 的被发现 / 023
2. 受活庄的“模仿”性 / 026
3. “受活庆”：“小传统”的狂欢式和不彻底性 / 030

### 二、“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 / 036

1. “乡土中国”的被建构：进入“世界史”的视野 / 036
2. “乡土中国”的他者性和异质性 / 040
3. 对“乡土中心主义”的反思 / 045

## 第三章 人物

### 一、茅枝婆：巫婆的筷子竖不起来了 / 053

1. 作为“巫婆”的茅枝婆 / 053
2. “革命”的暴力与矛盾 / 057

### 二、柳县长：中国式病症 / 059

1. 含混而嫁接的出身 / 059
2. “神圣结构”与“世俗追求”的双重悖反 / 061
3. “病理”：传统的“背面”存在 / 065

### 三、绝术团：“残缺之躯”及其隐喻 / 068

1. 作为“奇观”的绝术团 / 068
2. 农民的“身体政治学” / 072

3. 志怪传统和“怪诞—肉体”形象 / 077
4. “残缺之躯”：“乡土中国”的感性形象 / 083

#### 四、被困的“列宁遗体” / 089

1. “尸”：“死的活人” / 089
2. “尸”之动：“寓言”的被动摇 / 092

### 第四章 事件

#### 一、三个前事件 / 099

1. “受活”：农神时代的快活 / 099
2. “跪”：姿势与象征 / 100
3. “入社”与“退社” / 105

#### 二、“算账”与“经济”话语的变迁 / 109

1. 文学史上的三次“算账” / 109
2. “经济”的窄化：与“economy”的对应 / 112
3. 经济乌托邦：柳县长“算账”之政治学内因 / 116

#### 三、发展、现代性与乌托邦 / 118

1. 发展：以动词的方式呈现的名词 / 118
2.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 / 122
3. 乌托邦的“不可能性” / 127

#### 四、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 134

1. 语气词的“政治含义” / 134

2. 妥协了的方言叙事 / 140

3. 方言与世界 / 144

## 第五章 现实与主义

一、两种叙事模式 / 154

二、神实主义 / 160

三、“现实主义”之争 / 167

## 第六章 结局

一、又一场“六月飞雪”？ / 173

二、“乡愁”的匮乏 / 177

参考文献 / 181

阎连科年表 / 187

后记 / 223



## 第一章

### 时间



## 一、六月飞雪：“异”的象征世界

### 1. “六月飞雪”的今世前生

你看哟，炎炎热热的酷夏里，人本不受活，却又落了一场雪。是场大热雪。

一夜间，冬天又折身回来了。也许是转眼里夏天走去了，秋天未及来，冬天紧步儿赶到了。这年的酷夏里，时序乱了纲常了，神经错乱了，有了羊角风，在一天夜里飘飘落落乱了规矩了，没有王法了，下了大雪了。

真是的，时光有病啦，神经错乱啦。

……你看哟，酷夏里落了一场大热雪，茫茫白白的一片哩。

浩浩素素一世界。

不消说，农历属龙的庚辰年，癸未六月，把崂山脉的这场雪，让整个山脉和山脉间的受活庄人遭了天灾了。<sup>①</sup>

---

<sup>①</sup> 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刽子云）你还有甚的说话？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几时说那？（正旦再跪科，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监斩官云）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可不胡说！（正旦唱）

【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监斩官云）打嘴！那有这等说话！（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刽子做磨旗科，云）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内做风科，刽子云）好冷风也！（正旦唱）

【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刽子云）我也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委实奇怪。（监斩官云）这死罪必有冤枉。早两桩儿应验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

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众应科，抬尸下）<sup>①</sup>

没来由的，一场罕见的六月飞雪降落到了耙耧山脉深处的受活庄里。受活人忐忑不安，不明白这漫天飞雪为何而来，“时序乱了纲常”，这是不祥的事件，“麦熟季节落了大热雪，耙耧山脉间的许多地处儿，都皑皑白出了一隅冷世了。……你站在山脉上，站在田头上，还能闻到一丝的麦香味，就像抬走棺材后灵棚里的一丝香火味儿。”

这天地如“灵棚”一样的死亡之感，这“棺材的香火味儿”来自哪里？这六月的飞雪为什么会让受活人（包括作者）联想到“棺材”“乱了纲常”这些指向人的毁灭和社会道德失范的词语呢？一切都很怪异，但如果我们把“六月飞雪”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把它指向我们的思维记忆和经验的深处，就会发现，它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象征性。

“六月飞雪”最初出自六月霜的典故。《太平御览》记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为之下霜。”后以“六月霜”“六月雪”来比喻人所遭到的冤屈。而文学史上，也包括民间精神史上，最富于激情的“六月飞雪”事件是《窦娥冤》中的窦娥之冤——它早已超越了文学文本，而成为一个民族生活内的日常隐喻。作为善良的女子，她遭遇了社会所有层面给予她的不幸：小时候被父亲卖掉，嫁人不久即丧夫，后遭遇恶人张驴儿欺凌婆媳两人，受到冤屈后又遭遇政治腐败，审判不公正。在临死之前，遭受了冤屈的窦娥许下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愿，以证明

---

<sup>①</sup>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12页。

自己的清白：六月飞雪，亢旱三年，血溅白练。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以无比愤怒的内心激情来达到和“天地”共感应的存在。

“六月飞雪”意味着对人间不公正的巨大控诉，“天空异象”“万物歉收”“血脉倒流”昭示冤屈的存在。这一不公正包括人伦颠倒、道德沦丧，也包括政治的不公正。卢梭在谈到语言的起源时讲道：“最早呈现于我们眼前之物，是因激情而产生的幻象，与此相应的语言便是原始语言。只是到了后来，人类摆脱了蒙昧状态，意识到原因的错误，并且仅仅是在因所形成的同样的激情的感动下，才使用这种最初语言的表达方式，此时，它就成为了隐喻。”<sup>①</sup>“因激情而产生的幻象”，这句话能够最恰当地解释“六月飞雪”所蕴含的内在能量。当巨大的冤屈无以诉说，命运被推到绝境时，窦娥无法在现实之中找到对应的词语和存在来申诉自己的苦难，只有骂天咒地，因为在她的文化经验中，“天、地”和“政治”“道德”是有某种对应的。因此，她心中和口中的“六月飞雪”是一种比喻和象征，“激情是使人开口说话的始因，比喻则是人的最初的表达方式。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而本义或字面义是后来才形成的。只是当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真实形式，这些事物才具有真正的名字。最初人们说的只是诗”<sup>②</sup>。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受活》是以原始的诗和隐喻的方式开始讲述的。

天灾和人祸，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面，一直都存在着神秘的因与果的关系。以天象的“常”与“异”来衡量政治的好坏在中国文化史上由来已久。战国时期有《五行始终》，用五行说来解释政治的更

① [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替，认为皇帝的行为一旦不符合五行，就会发生政治变动。西汉时期，董仲舒首次完善天谴论，《春秋繁露》中所谈到的全是天谴异象，用来解释政治的好与坏，这对君主有一定的约束和暗示作用。“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知；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地不见孽，则祷之于山川曰：‘天其将亡予邪？不说吾过，极吾罪也。’”<sup>①</sup>

君王不德，天以异象告之，故“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在民间精神史中，这一思维方式已经转化为一种抽象的原型结构浸透于人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方式之中。如人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就会下诅咒，说“天打五雷轰”。反过来，如果做了亏心事，天空恰好起了响雷，会不自觉有所恐慌，恐遭了“天谴”。此时，“天象”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和具体行为有了直接的对应和因果关系。

恰如窦娥的“誓愿”，“六月飞雪”既是物理意义上天空的“异象”，同时，也暗含着某种这一族群中所有人都明白的象征性。按照

---

<sup>①</sup> 董仲舒：《春秋繁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依据这一版本，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如下：灾害是上天对人的责备，怪异是上天威严的表现。所有灾害变异的本源，都是国家的失误。一开始，上天会用灾害来谴告他，谴告之后仍不知改变，就以异象使之害怕。若还不知因害怕而改变，大的祸患就会出现。楚庄王曾经向上天山川祈祷，认为上天不降灾祸是因为遗忘了他。由此看出，上天的灾害是为回应人的过错而出现的，而显明怪异情况的出现也是可畏惧的。

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区分，“六月飞雪”是一个物理的存在，是自然界异常行为的一部分，是在某天某时发生的，是一次言语行为，是不可逆的。但同时，它又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它是有结构的，在时间上是可逆的，可以在过去的时间中寻找原型。这一结构是由中国过去的文化事件、文学事件和多次叙述而形成的，“是一连串过去的事件，可以在一种社会结构中发现”，它属于神话的范畴，蕴含着一个民族特殊的情感经验和政治指向。在这里，可以把“六月飞雪”称为一个民族的“原型话语”，因为它包含着为这一文化族群所共知的象征性意义。

《受活》中有多处这样的人灾与天灾共时共应的描述，茅枝婆被强奸时的大雨，受活庄人辛苦挣来的钱被抢时的天象。天、地、人，形成一个浑然的象征体，共同感应，倾诉着冤屈，反抗着不公。小说一开始所出现的“六月飞雪”相当于巫师开始施法之初所施放的烟雾，制造一种异于常态的“形式”和“仪式”，是一种超出常态经验的预兆，天地加入其中，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象征结构。受活庄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颠倒”的象征结构和神话结构中展开的。

## 2. 重新开启历史

那一场“六月热雪”把受活庄放置于一个深具象征意味，而非纯粹现实的世界中去。在这当口，胸怀野心的柳县长也来到了受活庄，名曰“救灾”。从表面上看，柳县长的到来和这场六月飞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阅读到柳县长进入受活庄，进而读到柳县长的政治野心时，我们似乎嗅到了那如“棺材”一样危险和不祥的气息。在“柳县长”和“六月飞雪”的指称之间，模糊地呈现出了关联性。



在此之后，集中了各式残疾人的受活庄，技惊世人的绝术团，如过狂欢节般的都市，那匪夷所思的购买列宁遗体的发财梦，那气势磅礴的列宁纪念堂，纷纷登场，如汇集了世间所有奇异人和奇异事件的狂欢节、庙会，一场声势浩大而又怪诞粗鄙的表演开始了。

于此，阎连科以象征的而非现实的结构，以怪诞、夸张、华丽，而非朴素、真实的叙述开始塑造世界，吹出了如梅瑞狄斯、康拉德、亨利·詹姆斯以及哈代那样的“巨大的内容丰富的缤纷的气泡”，并且“只有在那气泡的世界中他们才能获得充分的真实性”<sup>①</sup>。（从这个角度来看，受活庄的残、怪、荒诞就不足为奇了。）并以此方式展开对中国当代生活巨大矛盾和危机的叙述。

自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现代性想象来看，从晚清丰富繁荣的小说种类到现代文学逐渐走向以现实主义为中心这一流变来看，中国文学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实践着启蒙思想的要求。其中，对“现实世界”叙述的渴望战胜了对“想象世界”的塑造，“启蒙主义在摒弃以前的那种迷人的充满未知领域色彩的文学（一种理想和乌托邦世界的光怪陆离的文学）时，使18世纪的想象世界贫瘠，压缩、削弱了这个想象的世界。但是这种奇思幻想的减少有它‘积极的生产性’，这我们尤其可以从歌德的作品中看到。在新的现实主义中，这个世界的图像清晰了，它变得‘真切’而完整。到了18世纪下半期，在具体的地理意义和历史意义上，有了一种新的‘真正的时间’感和空间感”。<sup>②</sup>“现实”对文学的强大规约性使得文学充满

---

①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② [澳]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